

修改过程

韩少功 著



MODIFICATION

修改过程

非外借

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修改过程

MODIFICATION

韩少功

著

南方出版传媒·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修改过程 / 韩少功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18. 11

ISBN 978-7-5360-8770-5

I. ①修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9317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选题策划: 朱燕玲
责任编辑: 朱燕玲 李倩倩
营销统筹: 蔡 彬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好谢翔
内文版式: ◆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书 名	修改过程 XIUGAI GUOCHE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9.25 2插页
字 数	170,000字
版 次	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5.00元

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亲爱的，我们回忆，故我们在。我们
怀念，故我们在。我们千言万语都
总是词不达意，故我们在。

袁军 4.21

目 录

001	·	第一章	作者你别躲
011	·	第二章	抗议者
023	·	第三章	他和他的心
031	·	第四章	暖心故事
043	·	第五章	诉讼要件
057	·	第六章	都是米米
071	·	第七章	前卫派

- 089 · 第八章
咱们干部子弟
- 097 · 第九章
最新敌情
- 105 · 第十章
保卫共和
- 115 · 第十一章
天堂里的人间烟火
- 127 · 第十二章(A)
体育新星
- 141 · 第十二章(B)
紫罗兰和玫瑰花
- 157 · 第十三章
古代雅语
- 171 · 第十四章
情怀党
- 183 · 第十五章
解放军叔叔
- 199 · 第十六章
马半席

207 · 第十七章
国际人身份

217 · 第十八章
重新开篇

231 · 第十九章
现实很骨感

239 · 第二十章(A)
花花太岁

253 · 第二十章(B)
飘魂

262 · 附录一
1977：青春之约

284 · 附录二
补述一则

第一章

作者你别躲

“为什么不接电话？”

“你谁？”

“别装蒜！同老子玩消失没用。”

“你谁呵？”

“别说信号不好，你那猪耳朵听不清。”

“一尘呵？”

“后悔没来得及换卡，是吧？”

“我又不躲债，又不贩毒，凭啥要换卡？”

“少废话，快回家，老子这就来。”

“有何指示……阁下不能在电话里说？”

“这事天大，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？”

“喂，喂，我还在学校开会，一时离不开……”

“离不开也得离，快些给我滚回去！”

陆一尘狠狠挂断电话，冲出公用电话亭，朝四下里扫一眼，确认没什么异常，叫上一辆出租车，怒冲冲扑向河对岸万家灯火。

其实，人家肖鹏近来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当作家上

瘾，在网上又挂出一篇连载小说，把他写成了小说人物。这样，陆一尘就成了小说里的陆哥，看见了小说所描写的立交桥和小公园，还有自己此前不曾在意的报刊亭和牛肉面馆。说来有些怪，还真有这一家面馆，还真有面馆前这一片地铁工地，真有工地围板上一个安全警示黄闪灯，在车窗外一闪而过。陆哥此时太想找到小说里没有的东西。

他掐掐胳膊，确认自己痛，确认自己真实，是个有痛感的活人，于是觉得小说并不完全是文字——或者说那些文字也有硬度和重量，可能会抓挠，会咬人，会狞笑的。不是吗？他曾读到这么一段，书本里一个人脱上衣时，露出背上十几只眼睛，一齐眨巴眨巴绽开睫毛……当时就吓出他全身的鸡皮疙瘩，还有日后的噩梦。那区区一行字，岂不是比毒品更厉害？

他现在就是要冲着文字去算账。臭马桶，你骗骗稿费可以，给老哥们下刀子，要把日子往烂里过吗？你小子遇到什么坎，陆哥也没少帮忙吧。两人不算刎颈之交，也是狼狈为奸吧。你以为碗里没碰上的，以后在锅里就碰不上了？

一个才貌两全的精品男，堂堂大晚报的副总编，居然在对方笔下成了个花心猴。花也就算了，还审美趣味低下。腰肥膀壮那么丑的，信口开河那么傻的，偏偏摊给他陆哥，简直是血口喷人。

照小说里说的，那富婆前不久上了《夜星空》电视综艺节目，浓施粉黛，珠光宝气，不时无端发出少女式尖笑，差点把主

持人惊得忘了词。她本该依据脚本谈谈孝道传统，但一谈就跑了题，拦也拦不住，忍不住公布爱情，看上去是她在肚腩蓬勃的花季中年，遇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。男友其实是个普通人，用上流人士谦虚的口吻来说，是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，名扬业界却平易近人。至于模样么，不用说了，戴上墨镜一甩头发差不多就能上那明星杂志封面——但那个鬼，最会疼人的，就说前不久她过生日吧，他在国外公务，那么忙，那么累，那么日理万机，也不忘准时打来电话，祝卢姐happy birthday today。

他把她哄笑了，逗开心了，还心细如发，说听到了话筒里的门铃声，让她先去开门迎客。

她舍不得停下电话，说不忙不忙，再说几句。

对方特厚道，猜是她的闺蜜来了，该是她们送生日蛋糕来了，让人家姐妹在门外久等可不太好。

架不住三请四催，女主人这才轻色重友舍己为人，放下电话去开门。没料到门一开，她忍不住再一次尖叫——妈呀，要命的鬼，要命的鬼呵，居然就站在门口，耳边支一部手机，满怀的红玫瑰熊熊怒放。

想你时你在天边，

想你时你在眼前……

白马王子单膝跪地献花，送上雄浑的美声，戳破了女人的泪

点。直到眼下的录制现场，她还忍不住连哭带笑，用纸巾擦眼窝。

现代的狗血情场还有这一款纯真？现场乐队当即配乐煽情，天幕上的深沉海浪也隆隆升起滚滚扑来，一些女观众感动得泪光闪动。不过，此时远在外地的献花当事人，却很快发现自己的手机被打爆。至少有五六个女声接连闯进来，在电话里怒骂他骗子，不要脸，去死吧，太恶心了，看我不撕了你，你就是个活该一刀骗掉的种驴……那些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她们最气的好像不是他变心，是竟然骚上了一个假胸假鼻假眼皮的肥妈，而且没骚出什么新套路。你要唱尽管唱，但换一首歌来唱唱，会死人呵？你要骗就骗，但不说东京出差，不说纽约开会，换个牛头镇或蛤蟆湾的地名，就骗不成了？

作为小说作者，肖鹏眼下也稍觉意外，半秃的脑袋上几许疏发零乱。“她们如何猜出了你？我可没让卢大姐说出名字。”

“又是报社副总，又是金奖朗诵家……你觉得除了我还能是谁？”陆哥气不打一处来，“你以为只有你看电视？你那狗屎小说还流量看涨，污染全世界，她们想不知道也不可能吧？”

主人关上了主妇的卧室门，取来啤酒：“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又没写你重婚，没写你做鸭，只是写你老兄魅力无限。”

“呸，这同写梅毒有什么两样？你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还要吃多少人血馒头？不是吓唬你，你要是逼出什么跳河的、卧轨的、服毒的，你小子负责到底！”

“卢姐的事你敢说就没有？”

“也不能像你那样添油加醋呵。什么‘腰肥膀壮’，人家是杀猪婆？相扑选手？”

“这容易，我把她写瘦点，改几个词就是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单膝跪地了？什么时候飙了散装英语？……”

“亏你也是中文系的，这叫合理夸张。”

“我倒无所谓，但你这是刀笔杀人，人神共愤，懂不懂？我得告诉你，人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……”

“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我能把你怎么样？”

“别忘了，你不过是纸上的人，是我写出来的。”

“那我再告诉你一句，世上最毒妇人心！卢姐昨天说了，她钱不多，闲钱也就剩个百把万，买一条人命不够，买条腿买条胳膊还是够的。”

“她也是我写出来的。”

陆哥翻了个白眼：“嘴硬？那好，你走着瞧。”

肖鹏又点燃一支烟。“看你这不经事的样，谁叫我们是同学呢，谁叫我喜欢你呢？好吧，宝马车的事我就不写了，人工流产也不写了。我专写你扶危济困、高风亮节，大妈大叔最喜欢的第一暖男，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。好吧？”

陆哥没理他，深深地埋下头，往一头蓬乱卷发里插入十个痉挛的指头：“我一个侄女，才九岁，屁大一点，昨天被我拍了一

板屁股，就横着眼睛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性侵。”

“性——还侵？”肖副教授差点跳了起来，“小屁孩，也知道性不性的？你不会说这事也同我的小说有关吧？”

“她妈还扬言去法院告我……”

“疯了，你是碰到了一群疯子。她妈没自称是王母娘娘吗？她最好再去告一条，说你同性猥亵，拍了她儿子的屁股，还告你精神强暴，坐了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。对不对？”肖哥盯了来客一眼，这才明白对方从小说里冷不防窜出来，不依不饶，胡搅蛮缠，可能确有难过的门槛了。看来这世界真够乱，谁都活得有点防不胜防，都活得不易。不过是在电脑里码几个字，也可能一石激起千层粪。明明是一些好话，充其量是语带诙谐，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不知会炸得哪里玉石俱焚。看他陆哥真的眼红了，真的哽咽了，痛不欲生不像是装，可能确实伤得不轻，有旁人不知的很多苦处。

陆哥深夜才走回家，差不多也就是要回到小说里去。他出门前重新戴上口罩，套上棒球帽，外加雨衣裹藏全身，如此复杂的乔装打扮非同寻常，看上去是逃窜，透出一种危急气氛。主人问他车停在哪里。他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还敢开车？”

肖鹏眨眨眼，好像听懂了，以至老婆来催他去睡，只是脚步轻了点，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就吓得他魂飞魄散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他搓揉胸口，“吓死我了。”

“你们刚才吵什么呢？”老婆朝他额头戳了一指头，“乐乐上重点学校，人家毕竟帮过忙的。乐乐明年还要上中学呢。”

“你看错了，他不是你那个欧阳老师。”

“他是谁？怎么同欧阳长得这样像？”老婆盯住丈夫的脸，“我看你这一段丢了魂似的，写呵写，写呵写，这下好，写出祸来了吧。”

“去去去，朗朗乾坤，天下太平，有什么祸？”

“他真不是欧阳老师？你能保证？”

“真不是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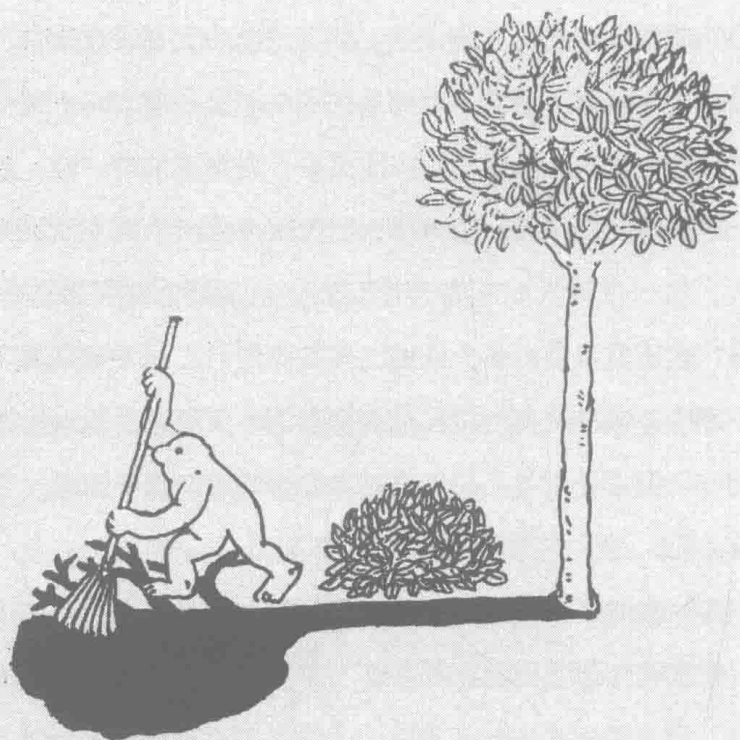
肖鹏催老婆重返卧室，自己却来到书房，关上门，打开电脑，把有关陆一尘的章节调出来重看一遍，看看有哪些确可删改之处。这一天深夜，他最终删掉了尚未发表的一章，其内容大概是陆哥带队外出采访时遭遇车祸，不幸压废了一条腿，虽日后行动不便，与女人们闹不成了，玩不成了，却找到了真正的另一半。他结识了一个叫小莲的护士。小莲是拿过国家级举重比赛银牌的农村姑娘，浓眉大眼，身强体健，没读过多少书，手脚却特别利索，送病人往返有关诊室，万一担架车不够用，一个公主抱就可以大步流星，大气都不喘。块头再大的汉子在她那里也得乖乖地听话。

陆一尘就是被她的公主抱所感动，在那里嗅到了母亲怀中襁褓的气味。

一条爱情小船，终于停靠在退役举重选手的港湾。肖鹏这样写，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，希望写出两人的夫妻恩爱，写出老同学日后幸福而坚实的归属感。但这样写会不会也引出乱子？想一想，谁也不能保证，陆哥就不会推着轮椅前来吵闹，要求肖鹏还一条腿，还他的多彩人生，并且甩出一大沓医疗账单，不拿到补偿决不罢休。更拿不准的是，那个小莲会高兴吗？她会不会勃然翻脸，也从小说里冷不防冲出来，老鹰抓小鸡一般，把肖鹏他一把揪到门外，质问他为什么把她写得像一个佣人而不像一个爱人，像一个男人而不像一个女人，话里话外是怀疑他们的婚姻吗？她还需要拿出多少证据，来证明他们之间不是交易而是真爱？她老公亲过她多少口，是怎样亲的，亲前亲后说过和做过些什么……你肖大人是不是想听听？你肖大人既然不知道，在这里放什么屁？

肖哥擦擦额上的汗，终于敲下了删除键。

他发现自己也从睡梦中惊醒。



《修改》 赵汀阳画